



偽大會議江逆精衛
上集

印部傳宣會員委行執央中黨民國中

▲卷頭語

閻馮軍閥桂系餘孽張李黃白諸逆，背叛黨國，稱兵作亂；中央爲謀鞏固國基，用是大張撻伐，出師以來，逆鋒迭挫，覆滅可期！惟逆敵當此勢窮力竭之時，忽而妙想天開，成立所謂偽擴大會議，企以搖惑國人之觀聽；而變節失志之汪逆精衛，竟亦利令智昏，貿然北上，主持偽擴大會議，進行一切反革命工作。查該偽擴大會議之內容與作用，實與袁世凱之籌安會，段祺瑞之善後會議，並無二致，七拼八湊，光怪陸離，毫無法理根據，只供軍閥驅使，而官僚政客之鑽營，土匪共黨之焚殺，率以是而死灰復燃，變本加厲，誠黨國之罪人，民衆之大敵。現全國海內外各地黨部及民衆團體，莫不憤慨填膺，紛電聲討，此種蛇鼠一窩貓狗同眠之偽擴大會議，其崩潰之期，必不在遠。爰集近來本黨同志及各地黨部民衆團體關於申斥偽擴大會議與汪逆精衛之重要文電，彙纂成書。一方面用以宣佈偽擴會之不法，與汪逆之罪惡，俾本黨同志及全國民衆對之得有更深之

認識，不致受其驅誘與麻醉；一方面尤在使我海內外同胞一致團結，竭誠擁護中央，協力撲滅一切反動勢力，則和平統一，重得穩定，黨國基礎，日臻鞏固矣。

偽擴大會議與汪逆精衛目次

▲卷頭語

- ▲關所謂擴大會議……………(胡漢民)
- ▲汪精衛的評價……………(胡漢民)
- ▲長沙慘劫與汪精衛……………(胡漢民)
- ▲革命與人格……………(胡漢民)
- ▲擴大會議爲閥逆籌安……………(劉蘆隱)
- ▲汪精衛赴平獻媚軍閥……………(劉蘆隱)
- ▲擴大會議與長沙事變……………(戴傳賢)
- ▲擴大會議爲反革命的大集團……………(曾養甫)
- ▲汪精衛之過去與現在……………(曾養甫)

▲非法擴大會議必歸失敗……………(陳耀垣)

▲汪兆銘之罪惡……………(楊熙綽)

▲汪精衛勾結共匪軍閥之鐵證

▲附錄

▲各地黨部民衆團體伸討擴大會議文電

▲參加所謂擴大會議份子之調查

偽擴大會議與汪逆精衛

▲闢所謂擴大會議

（胡漢民）

——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立法院 總理紀念週席上講演——

各位同志：上星期中，在北平的西山會議派和改組派份子，由閻馮授意，攪了一個擴大會議。這所謂擴大會議者，不知道有什麼根據，更不知道何謂擴大！如果說它與黨有關係吧，那麼其中很多份子，都是抽大烟，當官僚的角色，始終不會和黨有過淵源；如果說他所集合的都是本黨左右前後的變節份子，所以才叫做擴大吧，那麼這些人多半已開除黨籍，此擴大之爲擴大，也明明與黨無涉，在事實上，不過集合羣醜，替閻馮捧場：攪一個『次籌安會』的把戲而已。

此次閻馮等忽然急轉直下，要這籌安會式的擴大會議，實在另有一番内幕。前幾天閻有電給謝慧生鄒溍濱說：「我沒有反蔣之前，你們到太原來竭力勸我反蔣，現在我實

行反蔣了，總要攪一個相像的局面，與南京對峙。現在你們不但不在這些地方努力，還爲了什麼黨統問題，和改組派鬧不清，如果長此下去，弄不出一個形式的結合來，今後的一切，恕我不能負責了」。謝鄒接了這個半恐嚇半暗示的電報，沒有辦法，便不得不放下黨統之爭，找汪精衛陳公博等同扮這齣把戲，閻錫山所謂「總要攪一個相像的局面，」「弄一個形式的結合」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同志，總可以不言而喻了。

籌安會是袁世凱的工具，擴大會議是閻馮的工具，用算學上的公式表示起來，可以全不猶豫的寫做，「黨 不 論 議 二 聯 對 論」，籌安會有孫少侯劉申權嚴復楊度胡瑛等捧場面，擴大會議便有鄒海濱，謝慧生，汪精衛，陳公博等遮面子，在這個情形之下，真有旗鼓相當，前後媲美之勢。可是認真比較起來，籌安會有很賣力的梁士詒做台柱，而擴大會議却祇有一個抽大煙的趙不廉做拉線。其次嚴復雖然不修晚節，但他很能譯書，有一時名士之目。至於汪精衛，除領袖慾特別發達，以至倒行逆施外，外國文既不見佳，學識也不見得十分高明。我們以趙比梁，以汪比嚴，都有每下愈況之嘆！至於鄒謝，在

辛亥以前，誠然有相當的歷史。但是目前他們的歷史，賤售已盡，更不足數，祇有籌安會中抽大烟娶小老婆的胡經武，可與擴大會議中愛嫖愛賭捲賊潛逃的陳公博相比。試想擴大會議之所謂人物，僅僅如此，真所謂「才難之嘆，自古有之」了。

而且叫做擴大會議，一切都沒有了範圍。却是拉扯得來的人名，祇有三十多人，其中硬要代表簽名的倒占三分之二，到場的每一個人至少要簽三個人的名字。不知是基督教的『三位一體』呢？還是封神傳上的『一氣化三清』呢？這樣子的會議，不是『擴大』會議，而實是『縮小』會議。開場便如此滑稽可笑，到不如籌安會來得老實，所以比較起來，只好稱他們做『次籌安會』吧！

在過去的時期中，西山派和改組派的敵對，和德國保皇黨與共產黨的相互水火一般，現在居然名角登場，共同扮演起來。其中有什麼鬼戲已不待言！據最近的報告，汪精衛已決定到北平，且已由香港動身了。照兄弟推測，閻錫與汪精衛之所以如此，大約有兩個緣故：

第一：閻馮到目前，已經圖窮匕見，所謂「總要攪一個相像局面」，「弄一個形式的結合」了。但是局面如何相像，形式的結合又究竟怎樣呢？於是不能不以所謂擴大會議做一個幌子。閻錫山本來反對以黨治國，主張國事應由國人公決的。現在一反其所言，一定要拿非驢非馬的烏合的「黨」來做招牌，反覆無常，其人格固已不堪問，而其用心何在，當亦爲我所共知了。

第二：以前汪精衛總說：「如果張發奎沒有特殊的勢力，我是決不能依人籬下的。」這個話，很有些神氣，不失他向來醉心領袖的本色，所以閻馮雖然怎樣求他，他總若即若離，不作肯定的表示。目前他所望於張發奎的所謂特殊勢力已快消滅了，汪精衛善觀風色，如果再遲遲其行，第一把交椅，固然早已坐不到，第二第三乃至第九第十把交椅，也將沒有希望了。這便是汪精衛急於北上的理由。

中央近來接得很多黨部和同志的文電，有責備中央爲什麼不討伐他們的，有請中央即將全體會議的人即通緝拿辦的。其實謝鄒等等我們早已開除他們的黨籍。至於汪陳也

經予以同樣的處分，如果說中央必須下令討伐他們，事實上又似乎不必。因為這些人，假定值得討伐，那麼，我們以前為什麼不討伐籌安會呢？籌安會是袁世凱的工具，我們討伐袁世凱，便等於討伐了籌安會；擴大會議是閻馮的工具，我們討伐了閻馮，擴大會議的濟濟羣醜也便包含在內。誠然，爲嚴正黨的紀律和國的紀綱，中央對於從逆的諸人應再予以相當的懲戒，這一層，我們現正在審議中。

在反動者此仆彼起的擾攘中，我們所能引爲快慰的便是國民的程度，較前已有很大的進步。目前除了一切別有懷抱的反動份子外，任何人都不願中國再有軍閥起來，回復了以前四分五裂的局面。他們希望和平，希望統一，希望澈底完成國民革命，以解除一切羈絆和壓迫。比閻馮以至汪陳鄒謝的希望戰亂，希望割據，希望破壞國民革命，甘心做帝國主義的工具的，實有天淵之別。這些人，利令智昏，使自己的行動，前後矛盾到莫可究詰，我們除痛予懲創外，真禁不住傷心慨嘆。我們確信，凡違反主義，違反人民要求的，其結果惟有覆滅。大概所謂擴大會議的完成，便是他們的迴光反照吧！

▲汪精衛的評價

（胡漢民）

——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立法院總理紀念週席上講演——

各位同志：上次紀念週中，兄弟對於北平所謂擴大會議的性質經過及其組織等等，已經約略報告過。目前，汪精衛已到北平，並發表了他的所謂政見，想在這山窮水盡之時，圓一圓他的黨魁夢。許多同志，不明瞭這光怪陸離的景象，以為這些變節份子的賣黨的政見，也許要影響到黨的進展了，有的甚至懷疑到這些人的本身，何以如此忘本，甘心投靠軍閥做賣黨賣國的勾當。其實，這兩點，都很明瞭。第一：他們賣黨的政見，既已違反總理的主義，失却革命的立場，當然不會影響到黨的進展，因為黨是一個革命的集團，純以主義為骨幹的。其次，這些人所以甘心投靠軍閥，做賣黨賣國的勾當，一言以蔽之，便是慾令智昏；由於慾令智昏；才會倒行逆施，在革命的觀點上，早已沒有存在的可能。

在這烏烟瘴氣，光怪陸離的北方，汪精衛到北平，似乎是一件比較引人注目的事。的確，自總理逝世，以極左的——左到要與共產黨通家的汪精衛，與今日極右的——右到與西山派合作，爲閻馮籌安的汪精衛相比，真令人有判若天淵之感！總理初逝世後的汪精衛，高唱着「黨權高於一切」，「革命的向左轉，不向左的滾出去」，「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與「革命者不妥協不投降」等等，同爲構成他所自命的左派首領的原素。他還發表過論文，說明所謂左派者，在黨的活動方面，要（一）打倒帝國主義，（二）喚起民衆；在黨的機體方面，要（一）鞏固黨的組織，（二）森嚴黨的紀律。誠然，這些主張，本是革命黨應備的要素，不值得獨冠左派之名，颯然以首領自居。但是目前的汪精衛，究竟如何呢？向來主張黨權高於一切的，現在已誠惶誠恐，俯伏於軍閥膝下，變做「軍權高於一切」了。向來主張革命的向左轉，不向左的滾出去的，現在已一右而與軍閥合，再右而與西山併了。向來主張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現在連國民黨都要反了。且凡革命黨人所不屑爲的，他竟爲之而不辭了。到北平的第二天，便明目

張胆地發表取消以黨治國的主張，把攔了五六年的特製的國民黨左派首領的招牌，親手敲得粉碎，而他所持的唯一理由，便是：「在此危急存亡之際，……：……：……：只有一面單獨的負起責任來，一面多找些相當的人，共同的負起責任來。」因為現在是他的「危急存亡之際」，所以 總理的主義可以不要，左派的招牌，可以打破。因為現在祇要「多找些相當的人」，所以所謂中央黨部的擴大會議，可以由黨員擴大到非黨員；由腐化官僚擴大到鴉片烟鬼；由蘇俄走狗的馮玉祥擴大到洪憲忠臣的閻錫山。這種理由，豈不滑稽已極！

於此，我們要考究考究汪精衛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本黨二十餘年的革命過程中，兄弟和汪精衛，一同追隨 總理努力，彼此算是最親密的朋友。精衛爲人很聰明，做文章也有條理；總理在時，他效忠主義，矢志不懈，不失爲本黨忠實的同志。但是他之所短，在於沒有研究性，對於事情，往往隨聲附和，拿不出固定的主張。他自己曾再三告訴我說：「我是歷史的腦筋，沒有創造的天才的，如果人家想出好的主義，交給我整理

出條理去辦，那是我之所長」。我們觀察精衛，確是如此。所以總理在時，如果出好主意，叫他去辦，每每弄得很好，而且他言談也好，對外一切，自得到許多幫助。但是惟其他沒有研究性，拿不出固定的主張，自信力太差，自己對自己的認識不清楚，所以一離開總理和同志，便寸步難行。而他終於要行，便至一變再變，落到今日的田地了。這些事實，尤其總理逝世後的一切，凡本黨同志，都是十二分明瞭的。十三年以後的汪精衛，是左得要與共產黨化爲一家的，他的「革命的向左轉」「反共產黨就是反革命」的口號，以及十六年自海外歸來，盜竊名義，在滬與所謂中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者，聯合宣言等等，都是明顯的例證。但是總理在時，他却反共最力，記得民國十三年時候，汪精衛便很堅決地反對容共，以爲共產黨徒如果闖入本黨，本黨的生命，一定危險。譬如西遊記上所說，孫行者跳入豬精肚內，打筋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能忍受呢！可是總理一死，他爲領袖慾所中，一爲共產黨所惑，與共產黨大有「惟一傾心相結恨晚，」之概！步着陳良的後塵，套起「精衛見鮑羅廷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的

老調了！我們不用說「用夏變夷」和「事之——總理——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的濫套。但是汪精衛自己設想，究該如何自解呢？十五年開二次代表大會時，他聲勢洶洶的，對我們華僑的兩位同志說：「你們國民黨的人，自己不爭氣，這樣下去，我是要把國民黨送給共產黨了。」這兩位同志，後來把這話轉述給兄弟，且言且泣！當他與共產黨打得火熱的時候，又再三宣言：「要和鮑羅廷生在一處，死在一處了；」我們當時聽了，又氣又笑！其實，鮑羅廷活着，自然，爲消滅國民黨計，想和你暫時廝守，共共衾枕，過過同床異夢的生活，難道死了，還當真要和你同穴麼？果然，自他在武漢提出「從腐化惡化的夾攻中奮鬥」的口號以後，與情好甚密，共衾而想同穴的鮑羅廷，居然分居了。大約目前想與之死一處的，不是鮑羅廷而是閻錫山馮玉祥，甚至抽大烟的趙丕廉了。從腐化惡化的夾攻中奮鬥的結果，如此如此。這在本黨誠然失了一個可用的人才，在他自己，也辜負了總理二十餘年的教誨，生生的葬送了自己啊！

兄弟常說，汪精衛所以愈趨愈歧，終於不能覺悟的原因，一方近於「夸夫死權」，

但求自己領袖慾支配慾的滿足；而同時又深中「狃於蒲騷之役」的大病，每以自己爲有了不得的本領，總理逝世未久，便事鮑羅廷如總理，甚至想與之生在一處，死在一處，結起所謂革命的聯合戰線來。一個十分完整的中國國民黨，——我們總理惟一的遺產，偏要分出左右派來，而自以爲其所謂左派的首領。共產黨的苦肉計，深深地打了夙無主張，而又「夸夫死權」的汪精衛的弱點，終於叫他伏伏貼貼的跟隨着，鑄下如許無可彌縫的大錯誤。其實，我們爲革命而努力，是沒有所謂領袖與非領袖的，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地位的高下，權位的大小，絲毫與革命無關。汪精衛把革命事業，牽涉到私人的位望上，刻刻想以領袖自居，便是他失敗的總原因。其次，民國十四年前，汪精衛沒有掌握過政權，分担過政治的責任。十四年時因曾一度任國民政府主席，每自以十四年廣州之治，爲冠絕一時，由此錯誤的心理，便時時想過他未足的主席癮。實則五年以來，汪精衛在廣州，在武漢的政績，都爲我們所共見，所謂十四年的廣州之治究竟有甚麼成績呢？汪精衛事之如總理的鮑羅廷，便是他的太上政府，在他對客揮毫大寫

其『革命的向左轉』的情勢之下，共產黨幾乎篡竊了中國國民黨的黨權，滅絕了我們的辛苦維護的革命勢力，廣東全省，大弛煙賭禁，搜刮到民窮財盡，無以爲聊生！至於十七年武漢之治尤其明顯了。他親口提出了「反共產就是反革命」的口號，居然以共產黨的護法自任，先利用唐生智以演兩湖之慘禍，復利用張發奎以成廣州之焚殺，兩湖廣州的人民被禍之酷，受創之深，迄今言之猶有餘痛！這些事實都已成了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傷痕，還忍引以自豪，居爲不世出的功勳麼！？

提起張發奎，我們尤甚憤慨，一個本能革命的青年軍人，不肯好好地指示以應走的正道，偏偏當他做自己的賭本，作孤注之一擲。到現在，張發奎疲於奔命，不能不實行下野了。有訓練的軍隊，都生生葬送在廣西湖南之間，這在革命的武力上，又是何等重大的損失？去年十一月，汪精衛自爲其護黨救國軍的大元帥時，嗾使唐生智張發奎等共叛中央，聲勢洶洶，有不可終日之概！他曾志得意滿地宣言：「待張發奎一得廣州，我便間關入粵，主持大政」，事情結果，總算汪精衛做了一場大夢，廣州大政，終於沒有